



王东春:一根筋地进入“泥瓦匠状态”

文/顾承峰



王东春

1973年12月出生于江苏滨海

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2001-2002年留学于俄罗斯国立弗拉基米尔师范大学

现任教于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展览



《西游记》布面油彩



《造像》布面油彩

王东春似乎总与主流不由自主地保持着距离,当许多人对文化含量“高”的符号趋之若鹜时,他选择了文化含义相对固化的古代武士造型,这个造型的含义在今天已经趋于固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并不讨巧的母题。而在色彩这个问题上,当下流行的画面处理是高纯度的色彩,有些画面甚至以香艳的色调吸引观众的眼球,而王东春的画面黑底绿调的青灰感效果却是用降低明度来取得的。颜色被调合成均匀的大块灰色,灰头土脸地堆在画布上;他手中的刮刀,宛如泥瓦匠手中的水泥铲,大块铺上,研平;可以想象出画家作画时保持的冲动感觉,各大色块间的衔接是生硬的,硬边的,甚至脸部的处理也仅仅是个大概,(因为他只用刀)一切都在冲动、粗率的状态下保持着手段的一致性,这与当下很多画家在画面上精细研磨出的效果又形成强烈反差。

王东春满腔热忱一根筋地进入

“泥瓦匠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他成为了自己,也成为在他人眼中的另类。

当然,王东春的这种对青灰甚至苦涩的色调的偏爱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来源。读研究生期间在俄罗斯的学习与观摩,使他不仅仅对弗罗贝尔的天魔系列有着特殊的喜爱,而且他更深入到俄罗斯东正教艺术中独特的视觉根源——那种最早来自拜占廷的宗教画像的苦涩、阴暗,形象衣纹的平面化甚至装饰化处理,那些点点滴滴,都化为了他赋予战士系列作品的内在力量。

我不知道王东春的战士系列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我相信他和“他们”是独特的,这点确定无疑,独特是一种价值,甚至是我们这个躁动的年代不可多得的品质。当年的莫兰迪是独特的甚至是执拗的,当年的巴尔蒂斯也是情有独钟地封闭着自己,他们都成为了20世纪艺术不可或缺的大师。

王东春的画面是单纯的,形式、构成与色彩都是在有限之中进行审慎的变化,他似乎很着迷于这种画布上的游戏,他用刮刀而非画笔来构筑造型、勾勒轮廓、完善细节。看他的画多了,会感觉“战士”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抽象”的形式载体,画家借助这个符号除了要寄托自己抚今追昔的英雄主义情怀和人文梦想,更是要在画布上建立一个自我的、个人化的独特视觉样式。

——江梅

王东春在这种刀刮、线刻的冷灰色调画面中着重于民族化特质的渲染,重在表现痕迹的作用,把历史和时间磨损而依然不能摧折的民族精神放大和剪裁,在转换出的新的意向中得以再现和发扬。同时,其作品还传递了一种历史的晦涩情绪,这是时间对视觉的一种沉淀,体现当代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比较、思考后,得出不确定和虚无的印象,进而继续坚守一种不妥协、有距离的和有韧性的艺术性。

——茅小浪

王东春长期沉浸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怀念与迷恋中,他的作品将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注入了古代战士的形象之中,这样一个对现成品的挪用与再造的艺术方式,就由理性的批判转变成了感性的抒发,而他作为江南人天生拥有的细腻温和的性格又与战士理应具备的威猛强悍的气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张力赋予了他的绘画一种独特的魅力。

——王端廷



《战士》布面油彩